

散文 第二名 陳亭安

筆名/亭安

個人簡介：國立中興大學台文所碩士班一年級

1999 年生

中興台文所碩一

曾獲野聲文學獎第五屆散文首獎

〈小魚〉

弟養的小魚浮上來了，然後再沒沈下去。

那是一隻，媽從朋友那拿的、既不曉得品種我們也不覺得牠會活多久的小魚。同時期還有其他不同品種的小魚，媽說，因為我們姐弟倆都是雙魚座，她想著喜歡便帶了一袋回來，花花綠綠的一起放養在弟房間檯燈下的小魚缸裡。沒有幫浦、沒有甚麼特別的擺設和器具，就是放了幾塊撿回來的石頭。

養魚是對於公寓家庭來說相對無負擔的選擇，佔的空間不大、吃的不多，「花費少而且好清理。」媽說，糞便和屍體都是，沖走就好。即便如此，養不成其他動物的我和弟仍然興高采烈的飼養起這一條條小魚。

那些小魚大概就魚乾大小，像是夜市撈魚池裡的那樣。其他小魚多是紅色肉色，只一隻銀色小小身軀中間黑色的線，眼睛周圍總是腥紅，看起來很是兇猛，記不太清楚。其他的魚沒幾週便陸續走了，就剩這一隻常在，獨自悠游了大概五年，偶爾吞食我們打到的蚊子，牠總是迅猛的從缸底竄上水面，三兩下便將半死仍掙扎的蚊子吞吃入腹。後來我們拿了翹，舉凡家中打了什麼活體昆蟲一概往裡丟，然後打賭小魚會不會吃，監督獨獨這隻小魚的進食進度便成了弟伏案作業之餘的樂趣。

小魚的換水照養等，我們總是肆意，有時弟會帶著小魚一起洗澡順便換水。先把小魚撈進漱口杯裡，等魚缸刷洗乾淨換好水後，小魚又得重新適應這沒了苔癬的方形空間——大約這是跨度我們成長時期中所自認能給出最好的照顧。

小魚浮上來的那天，弟月票不見了，他說，小魚帶著月票去旅行，旅行完牠就會帶著月票回來了。媽說，他說這話的表情跟妳說家裡存在小精靈一樣正經。我說，不回來也沒關係。

我們好像都沒幫那隻魚取過什麼名字，大約都是叫牠「那隻魚」——「欸那隻魚有吃（飼料）了嗎？」、「欸那隻魚到底怎麼可以活那麼久？其他魚都掛了」、「我覺得那隻魚一定是成精了」、「我跟你講啦，那隻魚其實是外星人的監

視器，專門來監視你的，所以你看牠沒吃什麼也活那麼久」等等之類的，牠會寂寞嗎？牠會無聊嗎？這些倒是沒想過。

頂多只有弟會叫牠「小魚」——一個也算不太上名字的名字。

小魚浮上來之後，媽載著我們去到羅斯福路末段的水族店，那店燈光昏暗，一缸缸瑩藍在色溫慘白的燈泡對比之下，顯得明晃刺目，之中各式斑斕多彩的魚影交雜，一時繚亂昏花。然後我們得知小魚原來是「黑燈管」，「是燈魚的一種，跟其他顏色花俏的燈魚不同，黑燈管是比較樸實的顏色啦，很好養喔，你們可以多買幾隻回去，群游很漂亮！養得好可以活個兩、三年。」老闆隨性的向我們介紹道。我們想起了總在沒有任何障礙物的透明空間中漫漫獨游的小魚身影，想起了沒有聚焦的小魚眼睛，對視徒勞，似乎也就省去了廉價的共感。

四周都是小魚眼睛，朱文錦、孔雀魚、斑馬魚、月光魚、麗麗魚、虎皮魚、鉛筆魚、紅綠燈、珍珠魚……繁亂的我感覺缸中只剩流動的華彩顏色攪和著一顆顆單面的眼睛，詭異又美麗。我們最後選定了一旁角落杯中的泰國鬥魚，一種鰭色豐富度決定了價格的魚種。水族店老闆說，鬥魚喜歡舊水，不大需要幫浦（事實上需要），二十元的牠（渾身的藍和微微的紅）在狹窄的附蓋塑膠杯裡靜止，一樣沒有機質的眼睛，一樣不是情感投射的良好載體。

新的小魚放入舊的魚缸，鬥魚不可混養，我們便同樣讓牠獨自，餵食照舊、換水照舊、擺設貧乏照舊，一切如常。不同的是這次小魚放在我的窗台養，聽說適當曬太陽能使鬥魚鰭色鮮豔，從此小魚的藍與紅，便竄閃在偶爾探進公寓間的陽光。

可是有天雨後的清晨，小魚還是浮上來了。

我們探身開窗，滿水的魚缸空蕩蕩，清冷的沒有半點魚影，似乎夜半的雨是小魚的船，載著小魚不知去向。這小魚便成了我們記憶中最後一條小魚，魚缸再也不滿水，我們也不再養魚，媽開始躺進沒有日夜之分的醫院之後，我們都忙著養自己。醫院八樓，恆溫恆光，到點會有護理師來抽血或吊新的點滴；投食固定，清湯寡水固定，病人後天要檢查、要開刀，不宜吃香喝辣，不宜劇烈運動；宜躺平，宜甚麼都不想，宜等死。我們笨拙的照顧自己照顧媽，刷掃要活動的空間、放上幾個簡陋的枕頭毛毯，合力處理盥洗，先把穢物處理掉再換上新的尿布和鋪墊，那也是我們當時自認能給出最好的照顧。

一格一格的床，一格一格的窗，躺在這裡的人們眼裡沒有光，關在這裡的

人們都需要吃藥，在病床上、在走廊上，窸窣窸窣、咕嚕咕嚕，魚貫的在狹小空間中來來回回，不幸的人各有不同，無話好說，便拉上床簾，藏起生或死的渴望。我想起水族店的魚，想起牠們身上絢麗的斑紋，在魚缸裡一萬次來回，直到華彩褪去，最後結束魚生。有陽光的日子，我會推著她來到醫院的空中花園，這裡鐵網高架，防止人們跳缸，斜陽穿過鐵網，一格一格的分配好了藥，服下，瞳孔這才有了神。

但是夕陽不是天天有，文山多雨，醫院外頭下雨，我就感覺自己是魚，一條快溺死的魚。但媽不覺得，她覺得自己是大象，醫院裡的大象，醫院裡怎麼會有大象？她指了指自己長長的鼻胃管，微弱的笑了一笑。我心裡笑不出來，我知道在人的世界，變成不是人的甚麼，都不會有好下場。

後來她就不是大象了，因為大象身上不會有那麼多管子，但她也沒有變回人，可能變成章魚。我窩在伸不開手腳的家屬床上看的影片裡說的，說章魚死了之後牠的觸手還會捲曲掙扎，就像媽其實已經死了，這些管子卻還在輸送和抽取，讓大家都以為她還活著，他們堅持那些冰冷的觸手是她生的象徵。

我和弟輪流守著那個沈默的肉體，供那些不相信真相的其他人進來房內和它說話，讓它快快好起來，要去哪裡玩咕嚕咕嚕……聽不清？要看弟成年咕嚕咕嚕……記不起。其他人說「要跟她多說說話，珍惜她還在的時光。」她明明就不在了，你們仔細看看那個眼睛啊，所有話語會沉進深深的水潭，所有念想皆是來人的喃喃自囁，我媽消失了只剩下阿嬤的女兒，我和弟成了多出來的bug，就連我們來這世上的路，都已經在那綠色手術檯上永遠坍塌，往裡頭喊一聲「媽」，再不會有回音。

不過弟還是會跟她說話，「飯吃了沒？」、「藥吃了沒？」其實比較像是在問我，因為我們都知道她的靈魂老早就游走了，不會再回來了，也沒有道別，在我們都不知道的哪天，也許也是一個下雨天，水氣滔天漫進病房，媽看見機會來了，就偷偷游走了，那比困在醫院好一百萬倍，留下阿嬤的女兒，和我們這兩個不知道哪來的東西，繼續困在這裡。

時間麻木，燈開為晝，燈關為夜，星期幾不知道。很多人教我要如何堅強，如何體諒，那些東西在沒有幫浦的病房裡都生了苔，奪走了生氣，我張口無言，感覺綠藻侵蝕我原有的悲傷。人應該要怎麼死才算得上是皆大歡喜呢？還是死從來就無法算作是一件歡喜的事？她怕死嗎？她想死嗎？我什麼都再也無從得知，這些問題一誕生即翻了白肚。

那之後又困了好久，曉得了原來人的死不是浮上去那麼簡單，而可以是那

麼漫長又那麼隱密；也不是沖走就好，那個肉體要被放進新的盒子，醫生用光檢查了那沒有機質的眼睛，宣告，她和小魚一樣去了遠方，我們才終於離開那裡。

從醫院八樓回到公寓四樓，我們又得重新適應這人口密度下降的空間，有些地方生了灰，再也無人清掃，擺設都照舊，有些地方沒有結痂，無人也無暇在意。把她那傻笑的照片擺上祭壇，我總覺得她好像才剛走，又覺得她好像已經走了很久，因為一直無法確定，所以一直無所適從。

「我出門囉。」白煙裊裊，然後香灰掉落，日復一日，我和弟總是往外跑，東奔西跑，人的時間還要繼續轉動，打工、學業、交友，吃一些人吃的飯，睡一些人睡的覺，做一些把自己變回人的活動，爭取獲得人的幸福。

春夏秋冬又一春，我騎車自己載自己，路過海路過河路過水，或是下雨天的時候，我會覺得她在裡頭悠遊，沒有邊際，像在我夢裡那樣，不回來也沒關係。

=====

評語

張瑞芬老師：

如果這是達人秀那種選秀擂台，我會在「斜陽穿過鐵網，一格一格分配好了藥」處轉身，站起來驚異的張望台上這不得了的傢伙。作者筆力不俗，深諳靜水流深之道，日子如安靜流淌的河水，悲喜俱在其中，小魚和母病意象自然重疊，合而為一。住進病房如住進魚缸，投食、餵藥、躺平，等候時光挪移，等候成為過去。全文悠然意遠，舉重若輕，最後一句輕輕落在「不回來也沒關係」，像小魚去了遠方，那沒有機質的眼睛，是捨了悲喜，圓了心願，這文字懾人心魄，靜美如紅葉紛飛，寧謐如遠山初雪。